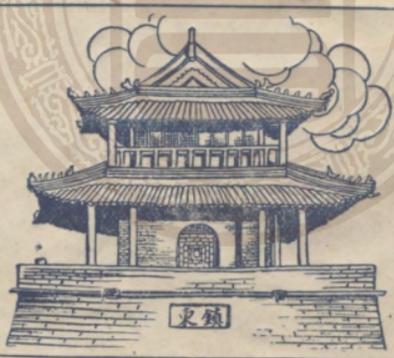




07763

河北省立
天津特別市
天津圖書館
市立第二圖書館

07763



天津特別市市立第二圖書館

28-11.1.0000

魏氏錄



方緒中甲申五月
魏氏錄



序

往年溧陽史研孫太守爲余道其縣故處士芮先生之賢余考之平江李氏

國朝遺逸事略載先生名城字巖尹少負異才文行爲一時冠陳名夏馬世俊輩師事之明亡棄諸生躬耕窮山中高隱杜門者四十年名夏以大學士歸鄉求一見不可得貽以書亦不視曰山澤之臞接貴人喪所守矣時人欽爲真隱順治十七年海寇挾明裔犯江甯重先生名禮聘先生峻拒之所著有易象傳解四詩正言禮記通識綱目分註補遺滄浪吟等書余於是心嚮往之惜李氏語頗簡諸書又求之不可得獨

匏瓜錄

序

懷永堂

欽定禮記義疏採通識中語亦僅數則而已今年夏其邑子彭茂才峻以遺書匏瓜錄寄余嗣子毓嘉曰先生學宗朱子具見是錄藏於家幾二百年未顯於世有能發潛德之幽光慰吾夙願者乎余亟取讀之然後知先生志行之詳而歎斯錄之不可無傳也爰刊而行之嗚呼先生勝朝一諸生耳當流寇內訌國勢怙危尸其位者方黨同伐異爭門戶之不暇奚暇爲國是計先生獨悲憤侘傺以忠孝大節自勵洎乎明社已屋學士大夫或乘時而赴功名之會先生則幅巾裹髮遯世無悶何志之堅行之篤耶豈有激而然哉將發於天性者有獨摯也錄凡十卷皆先生三十年讀書所自得其治經不專守一家闡微言析疑義期得古人本意論史按時勢不

關於事情其辭文其旨約蓋先生博極羣書故持論皆有所
本學有歸宿故立言不離其宗尤惓惓於君臣之大義期於
夷險一節不愧其志一編之中三致意焉示學術之周行作
人心之砥柱其係於世教何如也而豈僅詳訓詁訂名物爲
有裨於學者哉

四庫全書採綱目分註補遺四卷提要署名長恤又曰原名
城斯錄亦署所更名蓋棄諸生後所更也義疏所引署原名
其言爲斯錄所無知通識別爲一書而作於爲諸生時也斯
錄署籍曰瀨北寨水北曰陽而溧瀨爲雙聲然則瀨北卽溧
陽也特古未嘗名縣耳茲故考之而錄中則仍其舊云彭君
篤學士也斯錄之亡繫彭君是賴余故樂而著之且資以
匏瓜錄

序

二

懷永堂

求李氏所述諸書焉光緒十年閏五月毘陵惲彥琦序

芮處士傳

邑故處士芮城字巖尹農家子也幼隨父過村塾聞羣兒讀書纔一徧各爲覆誦如流乃令就學補縣弟子員旋食餼是時明社將亡流寇訐海內惟江左半壁晏然知名士方盛倚壇坫互相標榜而城獨與同邑陳名夏趙理之吳穎彭旭史燧馬世傑世俊等合社講學以忠孝大節相切劘稱灑上三子會甲申之變城日偕諸子哭臨縣庭嗣聞京城破後朝臣或遁或降而名夏官給事中亦污僞命則益悲咤忿忿恨不獲以布衣殉國難而又惜同學之守節不堅爲桑梓玷也爰賦滄浪吟數十篇且歌且泣彷徨澤畔聞者擬諸謝皋羽西臺之作云福藩稱制捕諸從逆者名夏逃歸里詣城城面壁卧曰君亡不死安用子見爲名夏踞且哭曰嘗再縊不幸爲救者誤城厲聲曰胡不三亟麾令去曰吾不忍鳴汝罪也城自是遂與諸子稍相異尙獨行其志及我

朝受命龍興諸人多以文章勳業奮跡自庸而城已謝諸生服矣旣名夏枋中樞屢專使以大魁招城出不應隱居荒野幅巾裏髮終身弗變初名夏之歸自北也彭旭率同學攻訐之過後修郟將中旭以法旣成獄適奉

勅來江南城乃乘肩輿往而扁其外名夏喜遽出迎叩何言城隔帷語曰從公乞彭旭耳名夏立應諾釋旭訖不一見而返城高才於書靡不讀嘗有賈挾二十一史截僻句挑之城應聲指卷頁無一錯買不取直而去一異僧自遠來博辯罕

對比推七十三甲子溯歷元僧大歎服乃下拜或曰僧故崇禎朝名進士隱於浮屠者也城之學博而能醞經史疑義考證尤精具載匏瓜錄他著述尙廣多散佚半爲人更名刊布其沒也前一日階前紅牡丹花盡白

論曰余童年謁里中鄉賢祠見芮先生名哀然首列心竊異之長而讀其文訪其生平軼事乃知先生固以處士終者也夫先生之志節矯矯若此設早通顯於世成仁取義當媿倪馬諸公並光國史寧僅以處士俎豆一鄉哉然吾意陳公有知之轉悔不爲處士也漂陽彭光斗識

匏瓜錄

傳

二 懷永堂

自序

匏瓜錄者蒿子之所錄也蒿子生孤僻之地秉中下之資遭變易之世浮沈儕俗者近四十年矣宗周既滅幡然歸來擯絕名利焚棄詞章稼圃之餘端居閉戶取四子九經通鑑綱目周程張邵朱子及其他諸儒析理論事之書次第讀之探求尋繹亦復有年每有會意如出曩時章句之外默然窺見古人之用心以此忻喜自負忘我窮愁深恨歸計之不早也撫今追往重情居諸晝有爲宵有業坐有見行有思戴笠而出若有一書焉隨之皆出荷鋤而歸若有一書焉與之俱歸習既久而志愈篤志愈篤則功愈專功愈專則外慕益希而物誘亦愈寡矣春華落盡秋實孤呈然後知五經四子之言真如日月之照臨向之則明背之則晦者諸儒之論則又如父母之親如師保之尊者又有愛而好之如良友恭而接之如嚴賓者又有是非互發疑信並陳如儕輩之相商推者三十年間隙光時隱時現舊見若存若亡因念張子有開還塞之說乃知先大儒亦有以此爲病者敢效劄記之法書而哀之前後相較其有前以爲是後以爲非者則刪之其有得失具者則筆削而存之積久成帙審訂再三不忍遽厭棄也錄成名之曰匏瓜數數展誦時復道然自笑夫自有經籍以來作者代興書之傳於世者多矣四書九經而外子史諸部有益於問學者未可一二稱舉今乃數米而炊選書而讀所取僅僅如此何其隘也先輩嘗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

諸書皆從前舊業卷袞不繁繙閱亦易今復耽耽癖嗜數見
不鮮朝於斯夕於斯冬於斯夏於斯庚於斯甲於斯雜則否
矣何其陋也昔人之學非徒誦習而已猶將俯仰古今考求
聖賢遺迹登名山沂大川興思河洛講業齊魯徘徊梁晉燕
趙之郊收天下大觀以助吾浩然之氣而今乃株守篋扁
閉一室何所見之不廣也獨學無侶君子所譏故濂溪有義
重聚樂之思明道有天壤孤立之歎橫渠不遇二程不撒舉
比季通不見晦菴不得老友今乃硜硜然自信自守不求人
知而謂人不我知豈斯世遂乏有道耶何處己之太孤也嘻
隘且陋既如此所見不廣又如此自處太孤又如此匏落而
無容拘繫而不食名爲匏瓜亦可謂適稱其實矣雖然夫子
不云乎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夫不磷不緇而
後可以稱堅白堅白足恃而後可以任磨涅磨不磷涅不緇
而後可以不爲匏瓜不然不足於堅白則當豫遠於磨涅豫
遠於磨涅所以求免於磷緇求免於磷緇而猶岌岌乎恐其
終不能免於磷且緇也此所以甘心爲匏瓜而不辭也甘心
爲匏瓜此所以有匏瓜錄也此固因其資之近而爲之歟曰
不然地爲之也時爲之也非獨資爲之也

歲在旃蒙單闕冬十月瀨北芮長恤蒿子氏題

匏瓜錄目錄

瀨北芮長恤蒿子氏述

卷一

周易

卷二

尚書

卷三

毛詩

卷四

周禮

儀禮

匏瓜錄

目錄

禮記

卷五

春秋

卷六

論語

卷七

大學

中庸

卷八

孟子

卷九

懷永堂

匏瓜錄 綱目書法

卷十

雜記

匏瓜錄

目錄

二 懷永堂



匏瓜錄目錄終

卷十

雜記

匏瓜錄卷之一

瀨北芮長恤蒿子氏述

周易

漢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鄭玄魏闢朗宋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諸家因之而圖書亂矣康節卦圖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而劉牧之傳亦云得之范諤昌諤昌得之許堅許堅得之李溉李溉得之种放种放得之希夷兩家所執皆云傳自希夷一是則一非一真則一僞今去希夷六百餘年是非真僞亦將何所取徵而據以爲定論乎曰無以證之亦卽以易證之而已伏羲作易仰觀俯察神明默成雖無文字可稽而其顯

匏瓜錄

卷之一

懷永堂

而可據者尙存于繫辭傳之第九章自天一至地十之數是也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大傳雖未明言此爲河圖之數而河圖之數正與符合伏羲則圖畫卦所以造端託始者實原于此若夫洛書之數不過四十有五與五十有五之說多寡懸殊生成之數缺而不備則其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疑亦有所未盡也伏羲之所不取仲尼之所不言而後之人乃舍其至當不易者而隱取參差不齊者以強相附麗易置圖書顛倒常數書旣不可以作易圖又不可以敘疇此所謂亂名改作而兩失之者也且作易者而信以九數爲河圖則四十有五之數宜載之傳中不宜反載五十有五之洛書也卽云兼取圖書則傳宜并載四十有

五之河圖不宜獨載五十有五之洛書也所則者略之非所則者詳之劉牧之說不攻自破而世儒猶因之以立說何其眩瞶無識而昧于是非真僞之辨也

河圖天數五地數五洛書之數終于九則是天數五而地數四矣河圖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前後左右中央也洛書以五居中而餘八數各居四方四維則是九位矣或曰一對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六皆有函十之義洛書之數未嘗無十此說非也禹因書以敘範亦止取九數耳始于五行終于福極次第九類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無不包舉其中原無俟于十也或又曰六從一八從三二從七四從九洛書之位未嘗不合此說亦非也數有九位範有九類每一位爲一類雖有匏瓜錄

卷之一

二

懷永堂

緩急先後而奇偶之配合陰陽之對待皆于義無所取則在分不在合也曰然則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此說亦非乎曰此所謂推洛書以附河圖援河圖以比洛書者也圖卦且弗論試以洪範攷之一五行六三德可謂五行能統三德乎二五事七稽疑可謂稽疑能統五事乎三八政八庶徵可謂八政能統庶徵乎九福極四五紀可謂福極能統五紀乎求其說而不得猶欲比而同之多見其詞費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大傳之言如此故朱子作啟蒙以本圖書一篇爲首其間推援穿貫參互錯綜可謂詳且密矣愚嘗反覆讀之而不能無疑焉有天地不可無易天于是

若錫之圖以開之有天地又不可無範天于是若錫之書以開之彼其先後隱顯固有莫之致而自至莫之爲而不能不爲者圖出而卦興書出而範作然則論易者亦惟本之圖焉足矣何必書

當時只合將伏羲則河圖作八卦之故備細推究原其來歷極其歸趣專爲一篇然後旁及洛書以見天地自然之法象其理固有相通者若乃牽連并說賓主不分雖甚詳明而不善讀者反以滋惑矣彼經緯表裏之說始于劉歆何足據爲典要也

河圖之數以奇偶寓陰陽以奇偶之相錯寓陰陽之互根五陽數居中而十配之陰包陽也一二三四環其外一則陽包

匏瓜錄

卷之一

三

懷永堂

陰二則陰包陰也三則陽包陽四則陰包陽也六七八九環其外六八則陰包陽七九則陽包陰也庖羲觀此畫卦故先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又于一陽之上加一陽一陰于一陰之上亦加一陽一陰三倍之而成八卦六倍之而成六十四卦其義皆同今觀先天橫圖有陽中陽有陽中陰有陰中陽有陰中陰此卽河圖陰陽相函之象但未畫之前爲數旣畫之後爲卦神明變化人自弗覺耳然後就其陰陽之純者名之曰乾坤就其陰陽之雜者名之曰震巽坎離艮兌而五十六卦之名亦因象以定焉六十四卦定而萬事萬物皆在其中矣

圖以數寓陰陽卦以象寓陰陽觀于圖之數乃生卦之象橫

圖既成聖人則圖畫卦之事畢矣既又規而圓之以象天積
兩方之以象地所以明乎易從天地出而天地又不能外乎
易也大傳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易不可見則乾坤亦
幾乎息亦謂此也

當時作圓圖若依橫圖之舊不有變動則乾坤兩卦接在一
處全無意義故從中半分截移巽接乾移震接坤夫姤剝復
遞消遞息朱子曰須如此方見得陰陽運行次第雖似稍涉
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但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其取法正
在橫圖至于圓圖方位與河圖不相涉而先儒必欲銖兩求
合卽有合者亦非伏羲初意矣

方圖則分橫圖爲八截而以生出之次第積之變圓圖之位

瓠瓜錄

卷之一

四

懷永堂

而不失橫圖之序其象方其義圓震益恆巽居中其第二層
自離至既濟而坎而未濟第三層自兌至損而艮而咸第四
層自乾至泰而坤而否六子居其內乾坤包其外內外周流
雖有安排而亦莫非自然者

周子太極圖亦是陰中陽陽中陰陽包陰陰包陽與河圖合
而黃氏瑞節乃曰先天圖與太極圖同時而出周邵二子不
相問則二圖亦不相通此何說也

五行生成之說黃勉齋嘗疑之爲之衍其說而疑終不可解
究竟天地生物一氣妙合豈有某爲天生而地成某爲地生
而天成某數生某項而某數成之之理果如所言水火木金
生成之後而後生土是前此尙未有土也則所謂成水成木

生火生金之地又指何物而言也且天生土而地成之則地與土猶二物耶小言破道向者第習而不察故耳

班固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註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也當時但志十翼篇數未嘗明註篇名漢魏之間又更紊亂自是以降十翼與上下經雜行無有爲辨之者有宋嵩山晁氏始加校正東萊呂氏繼加詳焉定爲經二卷傳十卷十卷云者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朱子著本義亦從呂氏篇次且謂孔氏之舊于是始復是則然矣然前此歐陽文忠公所說十翼與呂氏異謂彖象繫辭文言而外說卦傳本有上中下三篇漢時已亡中下二篇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其言膚淺殊不合道文忠之說如此朱子必嘗見之既已不用其說亦當辨其是非而乃默默置之不知何意末學淺陋不敢自斷又無人可以質疑解惑姑識于此以俟高明吾又見他書所有十翼之說頗與歐陽氏同但彖傳分大小不分上下耳至于變亂古今之繇亦與晁說小異謂費直先分彖傳于各卦之下至鄭元乃移文言于乾坤二卦之後至王弼遂以象傳分置各爻辭之後或又謂費氏初變古經猶若今之乾卦彖象文言總繫卦末至王弼始分彖象傳辭各置卦爻之下而增彖曰象曰以別之數百年間三更紊亂言之似爲鑿鑿但今經乾卦彖傳象傳猶然總繫卦末不知始自何代何人此則晁氏之說似又未可盡廢也東萊呂氏則謂東晉韓康伯改古經而不言王

彌朱子又謂康伯初改正如乾卦次序其他是王弼改而不
言費直然考前漢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
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則疑費直初變古經若今之乾卦
之說有可據者而東萊晦翁俱云韓改何也或者費直當時
引十傳解經但以誦說相授受而未有成書至康伯始以費
意刊定傳布耶

大衍云二篇之策則經分上下其傳已久張子曰夫人置一
物猶求安審况聖人之于卦自然布置精密以今觀上經首
乾坤終坎離而剝復次其中下經首咸恆終既濟未濟而夬
姤次其中或爲易之體或爲易之用先儒言之審矣其他雜
卦次第亦有不可一一深求者說者曰某卦有某義必當在
匏瓜錄

卷之一

六

懷永堂

上篇某卦有某義必當在下篇此皆所謂求其精密而失之
牽合者也使移萃升困井于上篇移隨蠱臨觀于下篇則說
者又必有鑿鑿之論矣何者易理廣大無所不有任執一見
皆可互通易于附會立說故也

卦變之說舊矣原其始蓋因彖傳往來上下上進下行等語
求其解而不得故指爲卦變以明之相傳至程朱迄未有不
易之論也易傳取卦變有隔一兩爻者有隔三四爻者本義
但取比近兩爻往來互換不相間隔蓋卦變之來本無定理
故程朱之說亦無定例無定理無定例則人人得以己意爲
說有不可勝窮者矣

長恤學易五十年讀書析理非程朱無所折衷獨怪卦變一

節程朱互相參錯竟無一定之見朱子謂伊川于卦變不用舊解但說得有牽強處某于卦變只換一爻卻有自然氣象然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諸處則朱子之說又未嘗不牽強也讀程朱之書而滋惑則天下無復有解惑者矣卦變之說由是遂成廢置但每至讀易輒有徘徊顧瞻之意蓋蓄疑既久思問無由故是非往來于懷而不能釋如此丁巳十月朔山行憇鄉塾聞小童讀易就視之細書迫窄僅辨名氏間有梁山來知德易註十數條皆夙昔所未覩者拈出讀數過歸途諦思不自覺其爽然若失也他不盡識識其論卦變者有曰以某卦變自某卦來者其說始于虞翻後儒信而從焉小變其說者則有之未有

指其誤而闢之者昔伏羲先天圓圖六十四卦相錯至周易文王序卦以六十四卦相綜綜者如織帛之綜一低一昂更番上下之謂也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定體不易其餘以二十八卦反覆爲五十六卦故曰綜如訟卦本與需相綜剛來得中乃坎之陽爻來內而得中也說者不知乃曰訟自遯來失之千里矣如柔得中而上行剛來而下柔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皆一例也來氏之說如此愚因其說而推之竊謂彖傳所稱往來上下非成卦本始亦非卦義所重夫子說易偶然及之十之一二耳要以二十八卦反覆而成五十六卦則其內外往來剛柔上下亦理勢所必有但不明其爲序卦之脈路而指爲卦變之遷流則立說者

失旨久矣且文王序卦其次先後分上下之微意先儒言之有偶合者有未盡合者兩卦相綜亦序卦中之大端先儒所未及言者綜在卦則不動而變綜在爻則動而不變蓋一卦受成便函兩象初與上二與五三與四雖通體旋轉而爻位有常不容別有牽附較之說卦變者無故而遠引一卦無故而近易兩爻以求合于往來上下之近似其得失亦不可同日語矣昔三陽失位之一言得之成都隱者程子猶識之不忘况來氏之論迥出舊見發程朱所未發又非隱者一言之比余是以備述事繇表而出之以與世之學易者共訂焉

梁山來氏綜卦說

易傳言卦變者十本義言卦變者十有九而易傳在其中詳

匏瓜錄

卷之一

八 懷永堂

味十九卦若泰之小往大來否之大往小來咸之柔上而剛下恆之剛上而柔下辭理明切必不容以卦變纏繞餘十五卦一以來氏之說律之而他說可盡廢也訟與需相反需坎居外卦轉而爲訟則坎爲下卦而九居二若自外來者故曰剛來而得中隨與蠱相反兌巽震艮互相變而剛柔皆不變隨卦兌柔在上震剛在下震本自蠱之上體而來故曰剛來而下柔蠱則艮剛在上巽柔在下剛柔相易故曰剛上而柔下噬嗑與賁相反噬嗑離上震下賁艮上離下以賁視噬嗑則離自下而上故曰柔得中而上行噬嗑轉爲賁則賁之離自噬嗑外卦而來故曰柔來而文剛賁之艮自噬嗑下卦而上故曰分剛上而文柔无妄與大畜相反无妄乾上震下大

畜艮上乾下无妄內卦之震乃大畜外卦之艮之所爲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轉而爲大畜則无妄下卦之震又爲大畜上卦之艮故曰剛上而尙賢晉與明夷相反明夷離在下晉則離在上以明夷視晉故晉曰柔進而上行睽與家人相反家人離在下轉而爲睽則離在上故亦曰柔進而上行蹇與解相反蹇坎上艮下解坎下震上由解爲蹇則蹇之九五解九二爲之若自此往彼者故曰往得中也由蹇爲解則解之九四蹇九三爲之故曰往得眾入坤體也解之九二又蹇之九五爲之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升與萃相反萃坤在下轉而爲升則坤在上故曰柔以時升蓋舉坤卦而言非獨指六四一爻也鼎與革相反革離在下轉而爲鼎則離在

龜瓜錄

卷之一

九

懷永堂

上故曰柔進而上行漸與歸妹相反漸巽上艮下歸妹震上兌下由歸妹爲漸則是以歸妹之九二進而爲漸之九五故曰進得位又曰剛得中渙與節相反渙坎下巽上節坎上兌下節轉而爲渙則節之九五來而爲渙之九二故曰剛來而不窮節之內卦兌易爲巽居坎之上是節之六三轉爲渙之六四六居三非其位今居四爲得位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同上同者同巽體也來氏易註未見成書愚特因其一節而推其全體引伸比類疏于各卦之下蓋不費援引不勞揣合而往來上下之象明白洞達亦可謂舉目而道存指掌而理見矣

卦變疏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先釋乾之四德後言聖人之四德意思曉暢語氣亦復融洽竊疑漢魏諸儒移置彖傳或有訛謬後世仍襲不察故爾若依今本則是乾之元亨利貞與聖人之元亨利貞間見錯出失其倫序且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兩句接在乃利貞之下尤爲隔礙讀者試平心味之徐置是非可也。如此安頓方與

文言第五節章法合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問君子自彊不息亦不過全其天德之剛耳如何又不可爲物先蔡虛齋曰天德之剛專言之天德也舉其全體無所不匏瓜錄

卷之一

十

懷永堂

該故貴于自彊不息天德不可爲首偏言之天德也對柔順而言只是一邊道理故不可爲物先蔡氏此言泛而不切蓋自彊不息之剛只看一自字陽剛不可爲物先只看一物字自彊不息言本體也本體不可以不剛天德不可爲首言應物也應物則當以柔而濟剛

文言第一節

本義以此節爲申彖傳之意其實只是專論四德而以此歸之君子至第五節方是申說彖傳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所以居業不說事爲反說脩辭何也夫子之意正爲世之學者將語言事爲做兩截看了故于此合而言之明道先生曰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則見諸辭者皆是體當自家實事耳辭無不誠則措諸事爲者必無不誠可知也動靜語默一于誠而居業之道盡矣進退無恆非離羣也

問九四何以爲離羣曰進有進之羣退有退之羣一于進則與進爲羣一于退則與退爲羣今九四進退無恆旣不與進者爲羣又不與退者爲羣有似于離羣矣而其實非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旣曰知進退存亡又曰不失其正何也曰天下又有一等人但知退而不肯進知有亡而不肯保其存知有喪而不肯求所得如老莊之徒所謂守雌善下是也此與亢之有悔雖不同

菟瓜錄

卷之一

十一

懷永堂

同然其過中失正則一而已矣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看下句則知先之所以迷者乃以不順故失其道耳後順則復其常道矣先則不順後則順不順則迷順則得蓋坤之德本如是也彖辭先迷後得猶云先則迷後則得先後非以時論也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此處似以易傳解爲妄傳曰乾陽坤陰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陰必從陽雖喪其朋類乃能成生物之功故終有吉慶也若如本義所謂反之西南則終

有慶不惟贖卻東北一邊而東北喪朋以下又添周折矣

六五黃裳元吉

二五皆得中而二居下黃裳之象似于六二爲當而以繫六五則是以卑服而居尊體有僭越之嫌而反曰元吉何也曰此聖人正告六五以自處之道而示之以趨吉之方也陰之居陽卑之踰尊此非常事時適然耳然陰既居陽則遂忘乎己之爲陰卑既處尊則遂忘乎己之爲卑反道敗常而禍患生矣五順體而得中雖居尊位常有挹損自下之意譬猶衣裳之名製既定卽有時尊裳如衣而裳者自安其爲裳不敢恣肆于高貴之上此大吉之道也故曰黃裳元吉後世如呂雉武嬰皆以陰居尊觀其所爲豈復知己之爲婦人哉卒之

匏瓜錄

卷之一

十一

懷永堂

呂武皆自敗而漢唐亦幾于亡凶孰甚焉

上六龍戰于野

陰盛極則疑于陽疑于陽而陽不能平陰不肯降則必戰然不曰陰與陽戰亦不曰陽與陰戰而但曰龍戰龍者陽象也龍戰于野若陽之自爲戰者不惟不敢以陰加陽亦不欲以陰敵陽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數句一氣中間忽插後得主而有常與上下語意都不貫串蓋方贊坤道無緣雜出占辭又是隻言碎句此處不有誤必有闕晚季貞利亨元之說亦爲此一句添出扭捏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

本義云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是固然矣暢于四支復釋居體此則不無可疑者蓋上文居體乃下體也四支則兼言上下體矣豈可以四支全爲下體耶愚謂暢于四支發于事業正是黃中通理之實際暢字發字皆通字意也又如手容恭足容重立容德凡事用經用權或造或因之類皆燦然有條而不容紊所謂理也如是而後爲美之至如是而後知其美之在中也象傳止言文在中文言并見于外者都申說了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盛于陽而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

匏瓜錄

卷之一

十三

懷永堂

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此王介甫之言而蔡虛齋以爲至精至妙殊覺可駭請以爻辭與文言質之爻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文言將戰字龍字血字玄黃字分作四層解釋陰疑于陽必戰未嘗言陰與陽戰也不言陽則嫌于無陽也故稱龍焉稱龍以明陽之有在也陰雖極盛能與陽戰然猶是陰耳固不能離其類而變爲陽也故稱血焉稱血以明陰之傷也然但稱血則又似于陰之獨傷者故又曰其血玄黃以象陰陽之兩傷也陽傷矣然猶以玄黃兩字雜繫之其血之下者以明陽雖傷猶隱之而不忍正言其傷也周公之言有婉有直有微有彰然非孔子深見周公扶陽抑陰之心亦不能發明詳盡至此今介甫

云云如彼則是吳楚強盛春秋亦可概而書王周室衰微天王亦可降而書卒分誼顛倒而名實混淆宜其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也執拗不通莫過介甫而猶以爲至精至妙何哉
坎爲水

水坎之本象朱子兼雲雨言之者以大象有所取也坎于他卦皆爲水惟屯與需則爲雲而解則爲雨者因卦體而變文以見義也然蒙象亦取山下出泉而此不言者偶失之也此當云爲水爲雲爲雨爲泉。未雨爲雲下施爲雨雨聚爲泉三者氣實相因而泉之水獨出于地夫亦本同而未異歟。離之象爲火爲日爲電大象無爲日者明卽日也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匏瓜錄

卷之一

十四

懷永堂

本義云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又曰始交謂震難生謂坎詳本義之意則剛柔始交正指震一索而得男說而說者乃以乾坤始交爲物始生始交遇險是爲物始生而未通所以爲屯此蓋習于序卦之說而忽于屯之本象也

乘馬班如

程傳曰班分布之義又曰下馬曰班朱子以其未確改爲分布不進之貌分布二字程朱同之其不確均也嘗思左傳所載晉師伐齊齊師夜遁而諸侯不知邢伯告荀偃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夫班者別也蓋同羣之馬有去有留如分別然者眷戀之意形之于聲善聽者審知之固有異于常鳴者矣班馬之聲既有異則班馬之行亦必有異惜羣親類遲遲

不前之狀固可想而見也六二所乘非班馬而遑回不進有似于班馬故曰乘馬班如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虞人主田林麓其素所有事者卽鹿者藉其相導必可獲禽今旣无虞乃欲冒昧而往雖奔走角逐亦將勞而無功耳惟字之意與徒字但字相近言但入于林中而已无因得鹿也似不必說到陷處觀下文往吝可見若曰陷入則當云凶而不止于吝矣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此假象之詞非卦中正指也蓋蒙旣我求則當有以應之但導迪之方固在我而憤悱之誠尤在蒙如問著之初精誠專

匏瓜錄

卷之一

十五

懷永堂

一有感必通故受命如響至于再至于三則初心解散而近于煩數矣瀆則不告告而有節如此誨人之道亦猶是也本義筮者明以下一段不惟過于泥象又從象中轉出主客層次去正意愈遠矣。爻之說桎梏利禦寇諸象正與彖辭一例不知朱子釋義何以不同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本義云其志自相應也曰相應似兼二五言蒙引乃曰是六五之志應于九二詳玩上兩句正與曲禮所謂禮聞來學不問往教之意同蓋求者五而應者二求則應不求則不應故曰志應也志應還當指九二說本義混解似泛蒙引又似反說且于應字不貼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既入于穴矣險陷之地人所望而畏避者乃復有客且三人焉惠然來顧又不速而來者此其人必不以升降得喪爲心可知也無論能出我于險固當敬之卽不能出我于險亦當敬之但恨上六方在險中迫窮禍患不能備主客之歡耳終吉二字亦是據理勢斷之也。雖不當位在客來敬之終吉之下則此位字不指上六言正與孟子在位故也之位同蓋穴中之主旣不能以客禮待人而不速之來亦未嘗以嘉賓自處捐去世情脫略形迹雖儀文不無疏缺曾何大失之有。上六柔正無才委禽守義需人之所不能需于己無瓠瓜錄

卷之一

十六 懷永堂

營于人無望豈料斯世復有人焉不徇毀譽不顧利害肯臨險地而問廢人乎意外之交亦需極之應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豈有道者之言哉

訟

此卦以九五爲聽訟之主其餘初三爲陰二四上爲陽上九雖以陽居陰而訟終健極忽勝忽敗變態不常然勝猶或然之事而敗則必然之理訟不可終其效可見矣初三皆陰而皆曰終吉蓋陰弱之才自虧之念重外競之意輕以其始而言不無卑屈之恥要其終而言則安分無傷末路之利豈淺鮮哉二與四以陽居陰同不克訟亦同而一曰吉一曰无咎占則不同者蓋二之所敵者五力不能勝而不敢訟以勢自

克者也四之所敵者初力能勝之而不肯訟以義自克者也
以勢自克僅足自保差愈于三禡者而已以義自克反就正
理幾幾于有樂天之度矣此豈二之所可及哉合而觀之斯
世息爭之道王者止亂之情亦于是乎可見矣

九二不克訟句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句无眚

九二陽剛又爲險之主能訟者也但上陵于五勢不可敵故
又有不克訟而徒歸之象當訟之時不獨當訟之人以訟之
勝負爲榮辱卽旁觀之人亦以訟之勝負爲從違二既不勝
而歸故其邑人亦不復稟畏不拘約束分散逋逃所存无幾
然勢雖窮約亦可因以免禍比之訟上取患相去遠矣故其
占曰无眚易傳謂以寡約自處則得無過本義因之吾恐從
匏瓜錄

卷之一

七 懷永堂

容處卑非逋竄後之事亦非九二至險之初心已

九五訟元吉

聽訟之說朱子本程傳項氏曰人謂九五爲聽訟之君非也
爻象皆稱訟何謂聽訟但訟卦五爻皆不正惟九五一爻既
中且正中則我不終訟正則人不克訟此訟之最善者故曰
訟元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爻辭明白正大解者添入委曲反開後人之疑然亦不過兩
端似不難辨一則謂王者論功行賞未便分別君子小人開
國承家是公共得的在小人則是勿更用他與參謀議經畫
耳如此講勿用則是有功之小人初無礙于有國有家皆得

分茅胙土肆然民社之上不知先王我徂求定之意果如是
否也一則謂古之封賞必裂土地與之分守非如後世虛帶
爵邑故小人雖有功亦不使之得有爵土但當優以金帛可
也如此講勿用則當時有功之輩孰肯以小人自居而甘受
金帛以退卽大君有命亦不容指而名之曰某小人當予之
以金帛也且同功異賞小人得金帛而不得爵土能保其無
鞅鞅缺望之心否耶由前之說則祿賜雖公而國家已中其
害由後之說則防患雖蚤而小人未必不怙其功然則交意
云何曰此直以兩言斷之耳王者行師必不肯輕用小小人
人在王者之世亦無緣得有功而受賞此事理之一定者且
豕不云乎師貞丈人吉夫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征者正也將
匏瓜錄

卷之一

六 懷永堂

以正天下也將以正天下而使小人得廁于其間可謂正乎
師出固貴有名而擇將尤其最急故委任老成專一不貳雖
少年新進之徒猶棄之不用况小人乎既濟之九三亦曰高
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此其明徵也曰既濟爲用師
時言其言小人勿用宜也師當論功行賞之時又言小人勿
用何歟曰此非爲論功行賞言之也因論功行賞而丁寔之
言也古者勸賞而畏刑勸賞則賞易僭賞僭則懼及小人故
因以戒之豈謂功臣之中有小人焉向嘗用之而今又曰勿
用哉○苟吳不信魏簡倫亦得小人勿用之意

六二比之自內

凡比人者皆思擇正人而不能先正己是知比之自外而不

知比之自內也內未正則雖日親正人而正人必不我親矣
六二柔順中正內不自失希賢希聖可以無愧比道之吉者
也知比之所自則臣之于君士之于友皆可得其所比矣

輿說輻

輻當作輓與大畜同蓋與輻音近而誤也輓者伏兔在軸之
上承輿者也車不行則說之輻爲輪轅貫于轂中非可說者
履

六十四卦未有以卦名爲用字者若爻辭則有之惟履虎尾
艮其背則直用卦名與爻辭之體無異殊爲可疑然詳考彖
傳則皆另釋卦名再釋卦辭如履柔履剛也其下則曰是以
履虎尾云云又如艮止也其下則曰艮其背云云又疑履艮
匏瓜錄 卷之一 十九 懷永堂

之上或皆重出卦名一字而後來傳寫脫誤耳若便如今文
則彖傳當從履虎尾艮其背爲首句不須更釋卦名矣
勿恤其孚
本義云孚所期之信也此意尙未透露蓋平陂往復皆氣運
之必然而理之必可信者然徒以其必然而可信爲憂則亦
何益之有但當專意于艱難守貞而無益之憂不以動其心
焉則太平之福猶有可享豈惟无咎而已持滿固有之道警
之而又勉之也

六五帝乙歸妹

六五雖居尊位實爲小人之魁能造否者也聖人不盡其辭
故更繫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若否上三爻則盡其辭矣

六三包羞

包羞云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不能傷善此蓋因本義之解而又爲轉語也然小人之情實不如是小人初害君子其是非之心或尙未盡泯滅久之患得患失之心愈重則嫉善人如仇讐明目張膽欲一網打盡而後稱快者猶曰自羞其有傷善之志何其迂也竊疑六三之時否將過中泰將復來天厭亂而人悔禍老成夙德多有自散地而升朝用事者君子之道漸長則小人之道漸消但小人之性翻覆無常惟利是視彼見天下之勢漸歸于君子則將盡變前日之所爲以自附焉取譏召侮有不顧者隱忍閉藏有不辭者如蔡京之于司馬溫公真可謂能包羞者矣

匏瓜錄

卷之一

三

懷永堂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此象傳補爻辭之所不足也蓋同人于宗猶曰吝道若止同人于門比之于宗尤爲至狹安得无咎故傳復足之曰所謂同人于門者非止于門也蓋出門而與人同也未出門之先原無私比隨遇而同何礙大同三人行必有我師亦是此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居大有之極與豐上六豫上六同以消息盈虛之理論之所謂盛極而衰疑若無所謂吉與利者而聖人繫辭不用此義舍人事而取天意但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所以致天之佑者爻不言也象傳亦但曰大有上九自天祐也而所以吉无不利者傳亦不言也言外多少含蓄令人憑虛尋味

天祐信可恃乎萬一天不可恃則滿而覆盈而毀理有固然
事有必至失其憑藉恫何之然後知祈天迪吉之道上九
固不可不素講也。象傳之意若曰如上九者除非是天祐
故能如此不然如何能吉无不利細玩便自分明。繫辭傳
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此非爻辭正解亦如釋公用射隼而及
于臧器待時釋不出戶庭而及于言語階亂之類皆聖人引
伸觸長窮理盡變之妙朱子作本義雅不欲以孔子之意混
解文周本意而此爻復引繫辭云云者蓋猶主于先入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

六五柔中仁恕有餘而剛果不足凡勞民動眾之事皆其所
謙讓而未遑者雖有頑梗亦姑息待之而已然養禍長亂或
由于此故唐虞之盛徂征有苗殷武之興奮伐荆楚有文德
而廢武備亦非君子稱物平施之道也故諸爻皆言謙而五
獨否。方言卑下恭謹而忽及于侵伐行師語意殊覺不倫
而至理自不可易爲道屢遷此亦其一節也

豫

始進于豫而遽自鳴得意初之志量可知矣視人之豫而不
勝其仰慕三之識趣可知矣沈冥于豫而無儆省之心上之
進脩可知矣紛華靡麗易以悅人安肆佚樂易以溺人不有
介石之操亦何能自奮也哉

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人之有事于隨者非必出于至誠也或有所迫或有所爲或

有所喜久之而志變矣上六處隨之上爲說之主勢窮理極無他遷徙之念故有旣拘係之又從而維之之象誠切如此用以享祭神明亦必應之矣然非擇正而從亦安能固結如是哉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由艮巽而成當從艮巽看先天方位離在東甲當其處由甲逆數離震坤三位得艮先甲三日也自甲順數離兌乾三位得巽後甲三日也艮止卑巽所以爲蠱于艮得先甲三日之辛于巽得後甲三日之丁又所以治蠱也此漢儒之說或以爲馬融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匏瓜錄

卷之一

三

懷永堂

上九雖在事外實當蠱極亂極思治君子之心王侯之任也但當時之王侯皆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不擇而事之進則不足救世退則不能潔身見幾之士慮之審矣此上九所以不屑降志而高尚其事也設使其時四海之內王侯之中猶有人焉可與戮力同心以定傾救敗而上九乃長往不顧則聖人必有果哉忘世之譏何可則之有

噬嗑

頤中有物曰噬嗑又是象中之象初疑物在頤中勢須著下則噬嗑取義似于山火尤宜旣而思之舌在頤之正中當火雷之際以頤含物必在舌上離下一畫正當其處故曰火雷噬嗑而傳釋之云云乃知前聖取象之精不可移易如此此

雖非卦中大義所在要亦仰觀俯察近取諸身之一端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此滅字與禮記使其湯毋滅鼎之滅同滅之爲言沒也膚體
肥厚噬之者漫不經意或至滅沒其鼻者有之若曰傷滅則
與滅趾滅耳之滅無異矣鼻既見傷猶曰无咎可乎

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兩文字正與物相雜故曰文之文同柔來文剛言內卦也以
一陰雜于二陽之間故謂之文也剛之文柔惟坎爲恰好然
又是既濟了今艮以一陽在二陰之外其文未盡適均故異
其辭而曰分剛上而文柔亨與小利有攸往之分亦于是而
可會矣此不必以卦變言也卽以卦變言之則易傳之理似
瓠瓜錄

卷之一

三

懷永堂

覺長于本義傳云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
剛往文其上而爲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
自上而來自下而上也此說殊爲直捷本義則云三來文二
二上文三上來文五五上文上此依卦變則二與三五與上
乃剛柔交易與剛柔交錯之義亦少有隔礙且夫文者文其
質也有初與三之剛故柔來文之有四與五之柔故剛上文
之若損之三既濟之上柔變爲剛損之二既濟之五剛化爲
柔變化之後本質不存旣已不存其質則亦無所用其文矣
而猶曰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柔自上來而文
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文其文耶抑文其位耶。古註云賁自
泰來程子曰不然諸卦之變皆自乾坤豈有乾坤重而爲泰

又由泰而變賁之理然易傳于賁則曰下體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體本坤上交變而成艮據下乾上坤之說依舊是泰變爲賁前此云云何謂也

六二賁其須

二陰三陽陰待陽而動者也須待也賁其須賁其所待而動者也此與艮六二不拯其隨一例但義之反正不同耳或者以須爲鬚因又以三爲頤謂鬚附頤而動鄙陋甚矣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時小人日眾君子日孤以勢而言天下盡趨小人耳于彼黨類之中乃有人焉出而爲君子盡力好賢服義助直急公雖氣味不同是亦善類之所恃也而其占不曰元吉僅曰无咎者蓋取其心而憫其迹也嘗觀本朝若金英之于于忠肅懷恩之于王三原李榮之于劉忠宣張永之于王文成皆能維持調護自其讒間保其功名雖于王四公未嘗少有比暱之意而金李諸人亦自致其傾慕無已之懷碩果得以不食而天下受其光榮諸人之力惡可少也蓋跡雖陷于小人而心則在于君子補過之功可謂小人而君子者矣

復

夫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告子貢則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其意若相戾矣觀其說易于復初九則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于六二則又曰以下仁于六四則又曰以從道他日以不遠復贊顏氏之子曰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卽爲仁由己之意若告子貢以事賢大夫友仁者此卽從道下仁之意也周公因象繫辭孔子因人立教皆變通盡利鼓舞盡神之道非有異也

六三頻復厲

頻失頻復此正理欲交戰時也六三質本中人識趣有餘強毅不足過而思悔悔而又過幸而不流于下愚者良心未盡賊賊耳然亦可危矣理終勝則爲敦復欲終勝則爲迷復過而從欲固足以害性悔而復理亦足以損心微陽幾何能與眾陰相擊撞也閉關之政六三之所最急乎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柔中又居順體謹厚篤實復之敦固者也然終非正位

匏瓜錄

卷之一

五

懷永堂

所以得无悔者以其有中德而能自考耳考字與考祥之考同蓋六五立心行己必身自體察合于中則發不合于中則不發所謂以己心爲巖師者也如是則何悔之有今以考爲成以六五之自成爲成德之事恐非當時地步亦與復字有礙

復卦六爻三上無論己六五中順居尊自脩自證但得无悔獨初九一爻爲眾善所會比之者爲下仁應之者爲從道又非徒一己之元吉而已乃知來復之際貴陽而賤陰如此

冬至子之半

朱子曰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到得冬至前幾日已是二十七八分到至日始成

一畫此說愚嘗有疑焉嘗試以十二月所值之卦推之如正月泰二月大壯三月夬四月乾五月姤六月遯七月否八月觀九月剝十月坤十一月復十二月臨六陰六陽互爲消長以十二爻當十二月則一爻當一月十一月建子冬至乃子月中氣故曰冬至子之半如以畫分三十分則冬至前十五日纔積得十五分到至日尙未滿一畫也且邵子之詩曰一陽初動處看初動兩字亦明乎非一畫既滿之詞也又云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夫小雪乃十月之中氣亥之半也十月純坤小雪時坤卦上六纔及十五分至小雪盡日方成上六一畫陰既極于上則陽復生于下小雪盡于亥大雪交于子冬至爲子半則大雪爲子初陽之始生當在于此豈有小雪陽生之理且陽固不能驟生陰亦豈能驟消入大雪一日則陽長一分陽既長一分則陰消一分矣至日子半陽長十五分陰之未盡消者尙存十五分冬至氣盡將交小寒方成復初一畫圓圖所謂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陽生于子中極于午中陰生于午中極于子中是也若如前說則是陽生于亥中陰生于巳中復初一畫前則侵過亥之半後則祇及子之半且至日一畫既成則臨九二之半畫又當生于十一月之後半月矣亥子夾雜陰陽不分無論升降消長之候未必如是而朱子之說亦自相背馳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

耕必有穫理之常也然耕而思穫則是有爲而耕而耕者之

心或不能无妄矣不耕穫者但知耕之事爲吾職分之所當爲而穫與不穫初不計也此卽仁者先難後獲之意不菑畚倣此若曰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畚則六二一坐守之人若曰不耕而穫不菑而畚爲无妄之福則又起人非分之私而非所以爲訓矣

无妄之災无妄之疾

无妄不宜有災者以常理斷之耳以適然之遇推之固有莫之致而至者如行人得牛而災及邑人邑人豈有致災之道乎天下意外之事每如此未可恃我之无妄而固執常理不安于所遇也无妄不宜有疾以其无致疾之道也然六氣運行或順或逆疾疢之來聖賢不免但自處泰然不爲外感匏瓜錄

卷之一

三

懷永堂

所動則有不須攻治而自愈者若信我不堅而求助于外則是平日守身之道猶未能自反無關故耳試藥之心非妄而何象中發此二義以見至誠之道非徒無計功謀利之心卽一切吉凶禍福皆所不計然後無貳無雜而純于天德也

積豕之牙

牡豕曰豶曰牙牡去勢曰積積豕之牙言其去之蚤也牙卽勢也畜積豕者踰月後必去其勢所以豫防憤盈風逸之惡也此爻義具象中本義但渾發大意指傳云若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似以積爲用字而勢與牙又爲兩物則象外又生一義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

十年勿用此戒辭非占辭也夫飢渴之害自朝至夕有急不能待者乃要之以十年豈故爲是迂緩不情之言哉蓋六三不能自養而仰上九以爲養悖道甚矣雖曰養之實以禍之故聖人戒之曰是道也是必不可用之道也十年云者猶曰終于勿用焉爾。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或以此咎薰生此蓋老莊之徒耳非聖賢之道也薰生漢舊臣也王莽欲以禮致之在他人視之若可以無死者而不知生之死非過也分也君臣之義不可絕皎皎之身不可污使人人皆以全生爲智而不爲薰不爲膏是率天下而趨于臭穢暗昧之地也爰辭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而夫子又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千古仁人志士之心于是乎白矣

瓠瓜錄

卷之一

天 懷永堂

習坎

六十四卦未有以虛字加于卦名之上者此特有習字疑因彖傳之文而誤增耳或曰彖傳特解習坎豈爲誤字曰此卽頤中有物明入地中之例非特解上文也且加一習字又爲重險重字張本。又按唐蘇州司戶郭京舉正本坎卦彖辭曰坎習坎謂今本習上脫一坎字以此觀之則履虎尾之上脫一履字良其背之上脫一良字皆可推而得矣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

兩句無他與義而說者不能適當依程傳一樽之酒二簋之

食復以瓦缶爲器則六字爲句但以貳爲二用缶兩字似無著落故朱子不從而從晁氏作兩句讀以貳字爲益恐人未易曉又引周禮弟子職以明之後之學者明于此暗于彼復有以簋爲殺者不知殺乃豆實而簋則盛黍稷之器豈可相混至于貳以缶樽貳以缶簋之說尤爲可疑夫程子之意似謂樽與簋皆以瓦缶爲之已多一層牽合今于用缶之下又添缶樽缶簋則是象轉生象隨文設意又非獨泥象之過而已。先設樽簋薄禮也益以缶器誠心也各自開說原自了然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此爻只爲平盈二字看不分曉轉生纏繞平者與坎平也盈者既平而盈將溢出乎坎也平則將盈矣盈則將出而別進矣九五剛中在坎將出故爻辭云云言今雖未盈亦既平矣平則不見有險繼此則將盈而出險矣今說者乃曰盈則平矣平則出矣卻好倒說了如此則水流而不盈句不知如何

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昃之離正如人之背壯盛而就衰老追惜往日逆慮將來達者委命則曰爲樂當及時愚者貪生不過戚戚窮年而已眾人芸芸醉生夢死只是世緣放舍不下就此浪生悲喜至于身心性命之事終身無一刻提撕昔衛武公有言苟在朝者毋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使九三而

知此雖欲鼓缶而歌亦有所不暇矣記又云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使九三而知此雖天臺可嗟吾知其必不動念矣。看不字則字兩相照應言不如此則如彼相時撫事計料世情如是如是無他見解無他伎倆也汶汶沒世虛過一生何凶如之若曰教人安常以自樂則與蟋蟀山樞詩人之意等耳豈聖人垂世立教之意哉。日昃之明非復日中之明矣思之惕然令人有大禹惜寸陰之意

咸

天地萬物各居其所而各不相感則天地萬物或幾乎息矣彼皆有情烏能無感也然而處感之際者難矣卽以人身言

瓠瓜錄

卷之一

三

懷永堂

之拇也腓也股也輔頰舌也皆隨感而動者感之而不動其惟膺乎身之有膺猶萬物之有木石而已心也者感之主也爲膺不可爲腓股頰舌亦不可若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是不待感而動反不若腓股頰舌之類得乘人定而少息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難矣哉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婦人之道柔中爲恆夫子之道時柔時剛固非全不用柔然以此爲恆則失剛柔相濟之宜而從婦人之道矣故有吉凶之辨。不恆其德固爲可羞恆其德矣又有恆所不當恆者雖恆亦凶故彖言恆亨又言利貞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婦人之德以柔中爲主能一于是而守之不變是恆其所當
恆乃吉之道故曰從一而終也說者乃以不再醮不二夫言
之不知與爻義何與

上六振恆凶

振字與俗語所謂抖擻二字頗同味其氣象似有意于振作
鼓舞者但或作或輟或鼓或罷原無堅定之功故曰振恆夫
上六居恆之極行成德立之地也造請宜極精深工夫宜極
純熟而變動不常乃如此則見其前之所失者既多而末路
亦幾於無望矣傳所以不僅曰无功而必曰大无功咎之也
亦哀之也

遯

匏瓜錄

卷之一

三 懷永堂

二陰浸長陽道退避故爲遯然則當遯者上四陽也下二陰
則侵迫乎陽者也故上四爻皆言遯而下二爻不言遯初雖
曰遯尾而立言之體與上文獨異今不辨陰陽而概許之以
遯非聖人繫象分別君子小人之旨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初在卦之下尾在物之後陰長侵陽陽前退避而陰隨其後
故爲遯尾之象聖人戒之曰厲勿用有攸往而象傳復申之
曰不往何災以見往必有災蓋爲陰言之以戒小人使勿前
進以迫君子也程朱解俱未合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上進迫近于陽宜有災厲以其陰柔中立無傷善之心

有自守之志，經經執一，堅確不移。後世所謂天下中庸，殆其人乎？善類不蒙其福，而彼亦自免于禍。故象不言吉凶，亦微之意。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遯之厲，與他處厲字不同。要從疾字看出，故象傳不曰係遯之疾，而倒提厲字。曰有疾，憊明是以憊字當厲字也。九三以陽居陽，宜其剛斷有餘，乃爲私情所牽制，此非有疾而困，應當不至。此蓋甚病之辭。又曰畜臣妾吉，此尤事之至，猥瑣者其吉與否何關？世道聖人綴此一句，不是教人以畜臣妾。言外見得係遯之流，便與臣妾相似，又以深愧之也。○係戀之私，乃臣妾之常態。畜臣妾而筮得此爻，則其所畜之臣妾，必皆知恩懷惠而係心主人者。故曰吉。說者乃謂以係遯之道畜臣妾，則吉，誤甚矣。○小人之中有糞土焉，胡廣、趙戒之流是也。君子之中有臣妾焉，係遯之流是也。夫人至于比蹤臣妾，則其爲糞土也，亦不難矣。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王者之待諸侯，車馬衣服錫予有常數，享食燕勞接見有常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不過假象之詞，以見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其情，好有溢于常理之外者。本義云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亦是解經之法。如此讀者，善會可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言所以晉如摧如者，以其獨行正道故也。使詭遇不正以奔

競爲事雖能進與不能進猶未可知然其躁進之心志在必得孰有能摧抑之者

明夷四五

六四六五皆有柔順之德四正五中以中正相親比而處于昏暗之世其譬則微子箕子各敷心腸以相告語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者也五箕子四則微子也此吳幼清說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貞艱貞也艱貞者晦其明也晦其明者以明不可息故也明不可息不是就箕子一身而言微子去矣少師死矣以一身而係商邑之存亡者箕子一人而已使箕子少露其明彼闇主在近能不以待比干者而待箕子乎商無箕子則明息矣惟明不可息此箕子所以甘心囚奴而伴狂受辱也此則所謂箕子之明夷而非猶夫人之明夷也若止就箕子一身言但曰箕子之貞明不息也足矣何更下可字至于洪範一篇猶是明不可息餘意

家人利女貞

一家之人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女貞居一焉而彖辭獨言女貞何也曰欲先正乎內也此說理則是而意猶未盡愚謂父子兄弟有所專指之詞也夫婦則無所專指之辭也父父子子舉父子而夫婦在其中矣兄兄弟弟舉兄弟而夫婦又在其中矣父子兄弟皆知女貞之爲利則內豈有不正者哉女之正必由于男之正內无不正則外无不正又不

待言而可知也故曰利女貞

見惡人无咎

與君子睽者大抵皆惡人也睽必有咎君子豈樂與小人睽哉初九居睽之始乖戾之迹未著猶可以彌縫而消釋也以其之光風霽月化彼之荆棘戈矛故見惡人得无咎若夫猜貳已深黨與已分君子亦惟有遠引以潔身已耳惡人可輕見乎說者乃以陳實之弔張讓當之誤矣

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曳者六三見其曳也掣者六三見其掣也輿中之人卽六三也非別有乘輿者而六三從旁見其曳且掣也其人指上九也上九見六三爲負塗之豕載鬼之車六三見上九爲天劓

匏瓜錄

卷之一

三

懷永堂

之人皆積疑而成見也本義又有髡劓之傷句尙未有的指蒙引云上九猜狠方深又將其人髡劓之直謂上九髡劓六三矣甚哉

有攸往風吉

本義云若尙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早復二字本上文其來復吉補出詳彖傳往有功一句似只重風往上未有早復意此處尙宜斟酌○易傳云當解而未盡者不夙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夙爲則將漸大故曰風吉也正解盡此矣

往得眾也

此往字卽有攸往之往非卦變往來之往也得眾之說易傳最爲明切本義引說卦坤爲眾欲以證成三往居四入于坤

體之說耳必如是則來復之來又將何所從來乎
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此爻象義無他凶狡不過徼倖苟得處非其據而犯人之忌者耳象傳既醜之上繫復斷之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爻義止于如此後儒說經直以一卦之惡皆歸六三獲狐者亦獲此射隼者亦射此若擬其爲巨姦大慝者所謂意本淺近而過爲文致之詞以誇大之非本旨也

損

山本高非有待于澤以益之也卽取于澤以益之其爲高會幾何而澤中坎陷已不勝數矣下之奉上亦猶是也故損上益下不見其損但見其益損下益上不見其益但見其損益則及于下之下損則取諸下之上後世斂施失當勞佚不均恩膏則中飽豪右稅役則苛罰孤貧此皆不明于損益之義故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之爲道在平常無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險危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于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爲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此易傳之說細細體究其理甚長且與下文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又相照應今作木道乃行殊覺粗率讀者平心理會徐定從違可也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不厚事非謂重大之事也損四益初爲益初九成卦之主

匏瓜錄

卷之一

三

懷永堂

受于上者深且重矣必大有作爲以稱恩德如復規便苟安是因事以自厚也顧身家而不顧職任欲以免咎豈不難哉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所存爲惠心下所被爲惠德有惠心而誠或不足民亦未必受其實惠也有孚惠心則推準動應之體用具矣仁覆天下豈待問哉勿問元吉蓋包事理而究言之故爻辭在兩句之間而本義以此總結兩句之末但分惠心惠德爲惠于下惠于上此則恐未盡善耳

夬

自上六一陰外其餘陽爻惟三五爻言夬夬何也三應上五比上也除惡務盡未聞君子去小人而曰必留其類也張說之謾崔湜呂大防之信楊畏此真明戒矣聖人唯恐人之牽于私故重言夬夬欲其決而又決也

初六繫于金柅節

看聖人繫此爻辭何其委婉懇到兼容并包乃爾教小人曰繫于金柅貞吉欲其吉也又戒小人曰有攸往見凶恐其凶也旣而曰羸豕孚蹢躅說破小人情狀使小人無所遁于事後又以防君子未然之患而曉君子于幾先真所謂全盡物我兼愛賢愚師保父母之心天地覆載之度矣抑戒之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易辭之謂也此君子所以樂而玩也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匏瓜錄

卷之一

五

懷永堂

此立象之無實據者傳釋之曰志不舍命也何其言近而旨遠也命卽天也志不舍命人之所以事天也出王游衍天固
有日鑒在茲者人心所之念念不違于天則天亦眷之矣此
天人相與之際也夫陰陽消長之運在天亦有無如之何者
九五乃靜正以回造化如此使不知在人之天而日望蒼蒼
之有隕非愚則妄矣

一握爲笑

一握二字頗難解本義但云眾以爲笑殊不分曉後見易傳
解曰一握俗語一團也謂眾以爲笑也乃知本義之說本此
而刪其上句或嫌其不文故耳然刪去俗語而專以眾字當
一握字讀者絕不知眾字來處亦復憤憤又見俗人相與計
年之多寡亦有所謂一把云者把字與握字蓋相近安知方
言不通用乎此雖非大義所關亦思問之一節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攫金于市竊位于朝不顧是非于進務人此皆冥升之類也
移此心用之于正古人好學不倦求善無窮亦何以過此有
階可升而不升反相尙以迷途高必危滿必溢彼冥升者曾
何利之有

困

困之爲卦陰陽中半若三陰之于幽谷于蒺藜于葛藟其爲
所困宜矣若乃酒食車服此豈困人之物而三陽亦爲所困
何哉然則天下之能困人者非獨窮愁貧賤也卽富貴利達

亦能困人也窮愁貧賤能困陰弱之小人富貴利達能困陽剛之君子不有大德之人以語處困而亨難矣

九二困于酒食

此與需九五象頗近蓋以九居二殊有安分固窮之意朱絛之來亦意外之遇耳本義厭飫苦惱醉飽過宜似以酒食爲實事非立象之本旨也審如是則中亦何慶之有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來徐徐指初言志在下又就四言兩句似開說而意實相蒙蓋四惟望初之來故怪其徐徐使四本無意于初則其或來或不來或來之緩與急皆不相切之事耳故曰來徐徐志在下也○當困之時幽寂守貞應和者寡四與初雖不當位而猶有與焉是亦阨窮之一助也豈得以身旣處困而可息交絕遊哉

朱絛方來

易傳云赤絛臣下之服朱絛王者之服朱子曰詩中卻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則伊川之說于此又不可通愚按易傳云云固欠分曉朱子引詩于朱絛下亦欠一轉語何也詩又有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是兼王侯而言不可謂朱絛非王者之服也但同是朱絛而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由是觀之則赤絛專主臣下朱絛則又有純朱黃朱天子諸侯之別耳

巽乎水而上水

吳氏曰彖傳言巽乎水而上水大象言木上有水合而觀之

匏瓜錄

卷之一

天

懷永堂

其爲木器入水而承水以上無疑說者因象爻有羸瓶甕敝之辭遂謂古人蓋以陶器汲而不以木器汲于是以木爲轆轤井榦桔槔之屬然三物非入水者亦不可謂三物之上有水與象傳象義不協夫陶器木器皆可汲何以知古人必用陶器而不以木器乎

求王明受福也

蓋象傳二字皆從土而音出顯其巽也

此處依程傳作九三志切于行而求王明固不可如時說謂是求賢之王明亦不成文理然則王明孰求之卽行惻者求之也何以知之以下句推之而可知也蓋爻辭所謂我心惻者當是士大夫之流知賢者見用必能上致其君下濟其民並受其福可豫卜也傳所謂行惻者不過行道之人尋常耕

匏瓜錄

卷之一

五

懷永堂

鑿之傳好賢之心不勝望澤之念但知賢者見用必有恩澤下及百姓耳其求王明正爲己之受福起見也故上文曰並受其福而傳不言並意蓋如此此卽願天蚤生聖人之意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又文巽象曰王即其來之明言其來

其出有源而不窮井之取象不重此義卽云假此以訓人事亦是言外支節蓋有孚二字卽從上句看出應用無方及物者廣井之成功于焉可觀矣井不可以有孚言然井居其所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虛而往實而歸相信不疑是卽井之有孚也何吉如之

草讀巽象古人蓋以陶器汲而不以木器汲于是以木爲

象曰革己日乃孚傳曰革而信之似有孚在革之後玩爻辭

又似有孚在革之前六二己日乃革之與象辭相因互見雖不言孚而義在其中矣三曰革言三就有孚是議革之時已有孚矣四曰有孚改命吉是必有孚而後改命也五曰未占有孚則是未議革之時而先已有孚也諸爻說有孚一節緊一節蓋變革之事賢者所疑愚民所駭使非上下交孚而輕于有爲則紛更煩擾之患或因之生故湯武革命必四海之內皆信其志在救民而非富天下然後易代而民安之惟其孚于未革之前是以孚于既革之後也

革己日乃孚

己卽戊己之己與蠱之甲巽之庚同義蓋十干以戊己之間爲正中至于己日則已過中矣聖人重變革有須暇之事無匏瓜錄

卷之一

早 懷永堂

棘欲之心有過時無不及時故彖曰己日乃孚而象亦曰己日乃革乃云者遲之之辭也已之後庚辛繼之矣庚辛者更新也若以己日爲終日覺意義不甚湊泊。革改革也改字從己

其形渥

形渥之說似以易傳爲的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于覆敗乃不勝其任可愧之甚其形渥謂汗顏也朱子不從而從晁氏以形渥爲刑劇謂重刑也夫古者刑不上大夫未聞台鼎之司而可加以重刑者失御臣之禮而開刻薄之門必自是始其說之弊至于以劇爲屋誅以重刑爲夷三族此又趙高李斯之法而得罪于周公者矣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本義既從程子彖文脫不喪七鬯四字之說又載或云出卽
鬯字之誤前後參觀明是脫不喪七三字而誤一鬯字但既
云脫四字則兼數鬯字後人不知鬯誤爲出復于脫四字下
依舊留一出字是再誤也今合正脫誤則本文宜刪去出字
當云不喪七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或人之意
與程子同但程子舉全句之誤而言或者又就句末誤字而
言本義引或說正以證程說爲必可從耳豈爲鬯出一字之
說哉蒙引于此處強生辨詰殊不可曉微獨大失或人之意
亦非朱子引用之意矣觀者當自得之今不盡述○守宗廟
社稷以爲祭主不知上文緣何用一出字

匏瓜錄

卷之一

單

懷永堂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此爻卽以彖辭爲爻辭但添一後字便紬繹出無限道理彖
傳恐致福後有則皆此意也

六五震往來厲句億无喪句有事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此爻程朱解俱未穩貼五往來皆危宜有喪矣而億无喪者
以其有所事也但言有事而未嘗明指事之何在象傳釋之
曰其事在中乃知爻之所謂有事者蓋事于中也有事于中
所以大无喪也大无喪猶曰无大喪云耳易傳以爲无喪失
其所有之事則以億无喪有事爲一句本義又曰以其得中
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則又以得中有事爲兩意矣○象曰
億无喪而傳曰大无喪以億爲大初不甚解既而思之方言

有以多少爲大小者卽二程語猶然數萬至萬曰億可謂多矣多可爲大故億可解爲大此理之可通者億喪貝之億疑亦如此解

艮

卦辭當以艮其背句爲主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以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兩意分頂本義似以行其庭與艮其背對講微有意圓語滯處惟語類洗發得最明白。艮止也然但言止而不言行又似不見體用兼備處故彖傳廣之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云云然行字又疑與止字倍故本義又足之曰時止而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聖賢相繼發明定性之學可謂盡矣。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

匏瓜錄

卷之一

聖懷永堂

作背此說最確作背字則止其所字方有靠傍本義所謂背者止之所是也今作艮其止猶曰止其止也止其止止其所也反似以所字解止字主賓失序矣。九三之艮其限近似告子之不動心六四之艮其身幾于楊子之取爲我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三上二下三陽二陰二雖中正自守而勢不得不隨乎三不拯其隨言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非謂不能拯三也拯之則力不能隨之則義不可行止不盡由己此二所以不快非謂不能拯三而心不快也蒙引以不拯其隨咎二之失職幾于舍己而耘人之田矣

進得位往有功也 其位剛得中也

進得位進字承上文進字來大概虛說進而得位則往有功其位則又承進得位而實指之言其所謂得位者以其剛得中也得位容有不得中者程傳泥于諸卦變自乾坤謂中二爻交則爲漸坤六三進居四爲正位乾九四下居三亦爲正位然陽下居三雖爲正位但于進字有礙本義以卦變釋得則孔子之說兼及九三則朱子之說未必是孔子本意也又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吉中不自損也不專王則其遐舉仰其光輝殊覺高不可攀遠不可卽故承之曰其羽可用爲儀言鴻而及其羽猶之美淑人君子而及其弁其帶云云也儀字還作儀表之儀看爲穩可用只作可以看若云用其羽爲羽旄旌纛之飾則是反爲弋者之篡而殺機發矣吉不可亂也

匏瓜錄

卷之一

望 懷永堂

此吉字疑是志字之誤如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之類今作吉字則不可亂也四字既無頭腦又不成句本義云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亦爲懸空無自著解故先補其志卓然以爲下句張本耳無他的據姑存此疑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六三之以須與九四之有待始同而終異者也九四陽剛故能堅執初志終始不移必得所待之人而後歸不然雖愆期不顧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又爲說之主始雖有擇配之願

終不免輕身之嫌遲不能待反至甘心爲娣亦可悲矣世有處士盜虛聲山人索高價一旦動于名利而褻裳從之由是譏謗並興進退失據爲士林所賤者何以異此○若從或說解須字似與反歸意不順

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

昏禮取婦之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賀之者亦曰聞吾子有客使某羞刲羊之禮此其時歟合昏之夕厥明婦夙興以俟見于舅姑婦執筭棗栗服脩以爲贄承筐之禮此其時歟承筐未有无實者刲羊未有无血者歸妹之義以說而動始之不謹終于苟簡從事无實无血蓋極狀其聊且粗略之象以見其弊之所必至耳本義以此爲約昏而不終者愚竊以匏瓜錄

卷之一

四 懷永堂

此爲成婚而无禮者○先言女何也曰咸之正則男先于女婦妹之不正則女先于男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宜日中彖傳自有明解與日中則昃句意義毫不相涉不可過盛意還在王假之句內憂者正憂其過盛也然憂之無益但宜日中耳宜字與勿字相呼應日中二字爲照天下取象蓋日中之照高朗昭融物無不燭王者之照天下象之不泄邇不忘遠不忽細微不蔽幽隱鋤茅塗蠶思患豫防持盈保泰之道無過于此非私憂過計者所能及也若曰但能守常不至過盛常如日之中焉則宜照天下句如何發付○日中則昃一段止是詠歎卦辭言外大意見得天運循環無往不

復盛極必衰亦復如是王者至此豈能與天運亢哉但能盡人事之當然者而已只言不可過中便是呆法不知日可使不中否不能使之不中則亦不能使之不昞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 九四遇其夷主吉

配主夷主與觀遠臣觀近臣二主字同意蓋初九與九四兩相遇而互爲主者也配者合也言德相合也雖旬无咎言初九能直已行道雖與四均禮亦未爲過也傳復曰過旬災者蓋惟恐初九有貧賤驕人之意草墊倨侮之嫌以至遇合不終故戒之也夷平也言相等也四與初雖尊卑不同而道德則同九四又能好善忘勢略分位而講情好視初與己如等夷也好仇腹心協力共濟其爲持盈守成之助不少矣故初

匏瓜錄

卷之一

聖一懷永堂

則曰行有尙四則曰吉行也。說者多引漢之丙魏晉之張華裴頡唐之房杜以證二爻之義攷當時情事覺得不甚切當嘗試求之古人而得其近似者其惟諸葛忠武侯之于董幼宰胡偉度唐姚宋之于齊澣高仲密乎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疑則進退不果志治則能用武人之貞異之得失亦于志焉斷之可矣要之不獨巽初六爲然也嘗考象傳之釋三百八十四爻其以志言者幾于十之二夫子曷爲于此諄諄乎然則聖人之情可見矣夫心之所之謂之志之吉則吉之凶則凶悔亦志之悔吝亦志之吝也學莫先乎立志志一定而吉凶悔吝隨之故邵子有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

更由乎誰嗚呼盡之矣畫前有易夫人而知之筮前有占人未必知之也然則志也者正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者也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胡雲峯曰文王發先天于象故取先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爲甲周公發後天于爻故取後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爲庚巽體本無艮九五變則爲巽下艮上故特于此爻發之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與先甲後甲又自相貫

兌九四九五

四比三而五比上九四以陽居陰剛斷不足故爻辭勸之曰介疾有喜勸其疾六三也九五陽剛居尊傷于所恃故爻辭危之曰孚于剝有厲危其信上六也然二爻辭意又若互相足者九四能介疾則有喜使其不能介疾則有厲可知也九五孚于剝則有厲使其不孚于剝則有喜亦可知也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之來則不窮極于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于外而上同于五之中巽順于五乃上同也此易傳之說與本義異本義謂六往居三而上同于四說上同優于易傳然以六居三不可謂得位似以六居四爲是朱子亦嫌六三非得位故曰六往居三得九之位得位如此解另是一意然彖言柔得位乎外三是內卦不可言外此處又覺不穩

九二渙奔其机

瓠瓜錄

卷之一

巽 懷永堂

朱子語類云以卦變言之九自三來居二得中所以爲安如
机之安也吳幼清亦曰坎爲輿二在坎輿之中如車中之有
机是爲渙散之時而奔就其車中之机也凡乘安車用几机
與几同今人皆誤以爲机

渙其躬无悔

卦辭以萃渙爲義而爻之取義不然如渙其躬渙其羣渙其
號令居積位愈高則所渙愈大反若有事于渙者至于渙躬
之說尤爲難看夫人有躬子然一耳無對待無參合何所事
于渙而欲渙之哉從來天下之患至于紛糾膠轕而不可解
者無他皆起于有我之私致之也人人知有我則不能渙不
能渙而大渙至矣是土崩瓦解之道也渙其躬則忘我矣忘
我安得有悔明道有言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見
故看得道理小了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
活此正渙其躬无悔之意也傳所謂志在外亦于此可默會
矣

節九二

朱子言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愚按爻
辭所繫當吉而凶當凶而吉者尙多有之不止此一爻也學
易者亦依樣葫蘆耳然則聖人之意固有不可見者矣

節初九九二

庭在戶之外門之內入室戶降堂階厯堂途至門則庭際盡
矣不出戶庭此一意退處而无志于出者既降階過庭而在

門此則不安于退處而有欲出之意矣乃至門而中止何也
士君子隱居求志時當否塞永矢退藏可也用行有可乘之
機又當以達道爲急而及時有爲若復徘徊觀望進退不果
必將失事機之會而不成出處亦不成處矣初无咎而二
則凶所謂當位以節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此取二五孚應之象但須得其大意不可分貼蓋九五位尊
若用分貼則以我爲二以爾爲五猶可以二爲鶴以五爲子
則不可
是以小事吉也

郭京舉正作是以可小事也謂今本小上脫可字事下誤增
龜瓜錄

卷之一

哭

懷永堂

一吉字以彖辭及下文證之此說良是

柔得中

既濟六爻皆得位二柔中五剛中彖傳曰初吉柔得中也但
取柔中而不取剛中未濟六爻失位而二剛中五柔中彖傳
曰未濟亨柔得中也亦取柔中而不取剛中竊疑既濟而保
其終未濟而求其濟似當以剛中爲主而兩卦皆取柔得中
不識何意且聖人繫易貴陽而賤陰扶陽而抑陰六十四卦
終于既濟未濟而所重乃若此豈所謂剛柔相易不可爲典
要也歟

終日戒有所疑也

此疑字甚好他人釋戒字不過曰謹畏恐懼耳夫子說有所

疑便說出終日戒的原本來有所字無專指而實無所不指
故民已安矣而猶疑其未安世已治矣而猶疑其未治教化
既已大行矣而猶疑其未行一切豐亨豫大太平無事之說
皆其所長慮卻顧而不敢居者能疑如此此其所以能戒也
彼般樂怠敖安危利災之主常始于自信無患謂天下爲已
治已安耳而孰知其有不不然者嗚呼此既濟之所以初吉終
亂也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此說最當從不然既曰征凶又曰利
涉大川夫涉大川非征乎何以或凶或利也本義云行者可
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此蓋專爲凶與利兩意分疏也然亦
龜瓜錄

卷之一

巽

懷永堂

太泥象矣但以象言則曳輪陸象濡尾水象曳輪濡尾既濟
兼言之未濟分言之而或无咎或吝或吉占法不同若此此
豈皆從水陸起義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之才居未濟之極知時識勢身在事外不肯冒進者
也時未可爲勢未可乘河清可俟靜以待之已耳孚于飲酒
卽需九五需于酒食之象若飲酒濡首則未免有忘世之過
矣要當樂天憂世並行不悖乃爲中道故需則勉以貞吉而
此則戒以知節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

本義解兩句亦有說不行處上云小謂陰大謂陽又云小險

大易若然則是陰卦險而陽卦易也六十四卦有純陰者有純陽者有陰陽相半者以其辭考之未見陰卦之辭必險而陽卦之辭必易也語類又云小謂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辭便平易睽困之辭便艱險又云看來好底卦便是大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不好底卦便是小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又云辭有險易直是吉卦易凶卦險泰謙之類說得平易睽蹇之類說得艱險此數說語意大率相類然以今考之吉卦之辭固有險有易凶卦之辭亦有險有易未可以數卦而遂斷爲定論也竊疑卦有小大此自論卦辭有險易此自論辭兩意本不相涉不煩牽合只是各自開看較爲穩當但小大之分在卦險易之分則

菟瓜錄

卷之一

五

懷永堂

長六
一卦之辭又兼有險易耳如必兩句合看似以語類之說爲

易與天地準一章

章首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筮句云故神无方而易无體詳玩章法似以論易爲主朱子分下三節爲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主意旨泛泛總註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亦似與通章不甚貼切看來是推本作易之人聰明睿智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能行權能守正又能樂天知命安土敦仁不惟與天地相似又能範圍天地不惟知周萬物又能曲成萬物以此作易故能開物成務神明變化彌綸天地之道而无方所无形體盛德大

業所由來者非一端所可盡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乍看時安土與能愛似無大關涉深味之乃見至理所在凡人不能隨處皆安則爲境遇之所撓亂境遇爲主則本體工夫間斷多矣能順而不能逆能常而不能變此豈所謂中心安仁者乎心存則天地萬物爲一體心不存則父母妻子如途人故安常處順之時則慈祥豈弟之心藹然遍滿至于變故倉皇之際而付斯世斯民于膜外者蓋比比也不能安土必不能敦乎仁不能安土敦仁而望其能愛蓋亦鮮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或曰正蒙云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本義引

匏瓜錄

卷之一

五

懷永堂

之改爲存何也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兩句工夫揣在存字設有不存雖本成之性虧欠亦多矣知以窮理而德崇禮以循理而業廣以此存性而毫無間斷此道義所以流行不息也單說成性則存存二字反似虛設且以知禮二者言成性理亦未確

參伍以變

參伍二字雖起于數而其義不止于數爲其變也以三視五則五爲變以五視三則三又爲變分五爲三則不足在五合三爲五則有餘又在三參差不齊之中其變必有所適矣故曰參伍以變朱子常云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爲三與五而已愚嘗于此有

疑焉十百千萬此皆數之無畸零者夫子不取十百而取參伍蓋有以也不然積五爲十積十爲百截然整齊何變之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語類云汪端明少從學于焦先生焦名援字公路南京人清脩苦節之士汪旣達時從宗杲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宗杲杲老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尙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愚謂寂然不動易之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之用也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皆所謂天下之故也略去四字則通字便覺茫然無所歸著焦氏一時之言雖曰闢佛實以明經故杲老亦無以對但破句不始于杲老蓋自周程而已然矣焦氏旣

匏瓜錄

卷之一

至 懷永堂

分明說破後儒仍然襲用借易辭形容別樣道理八字對舉比比皆然正如賦詩斷章而莫知其爲讀書破句矣諸家援引紛雜今亦無暇求詳獨是焦先生之論嚴正平直學者固不容不致察耳

吉凶生大業

非是教人趨吉避凶而生大業也此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同意氣運盛衰人事得失輾轉相尋使但有吉而無凶則振古治平聖賢豪傑生于其間安坐無事大業固無從生也或但有凶而無吉則大壞極敝無復思治之望聖賢豪傑生于其間袖手而莫之拯救則大業亦無從生也故曰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處從來皆誤解正辭猶言正名非辭令之辭也蓋聚人不可無財而理財尤貴合義先王什一稅民田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此皆所謂惟正之供也名正則辭順辭順則民樂從上無貪心下無僻志予以禁民爲非易易耳後世人主知有利而不知有義若算商告緡稅間架除陌錢勸借和買之類皆巧稱名目抑勒取民辭之不正甚矣上用培克之術下多爭奪之風寇盜攘竊無所不至雖欲禁之烏得而禁之故聚人不可以無財而財聚或致夫民散大學卒章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亦謂此也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匏瓜錄

卷之一

五

懷永堂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朱子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竊謂朱子答此似覺率易其意似以同歸一致爲上殊塗百慮爲下上下兩字亦不甚親切同歸而殊塗蓋自合處說向分處一致而百慮蓋自聚處說向散處天下之事同處可思而異處不可思聚而一者可思散而百者不可思彼夫千歧萬轍紛紜雜糅豈一人之思慮所能盡其變態乎故再言天下何思何慮以深曉懂憧往來之無用也程子定性書似得夫子此意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四句正如詩之興體引起精義入神四句屈信兩字雖從上

文帶下而意不平對龍蛇之螫是亦屈也四句似只說得屈以求信一邊非說屈信相感也本義于下四句亦頂屈伸說以精義入神爲屈之至則出而致用乃所謂信以利用安身爲信之極則入而崇德乃所謂屈夫利用安身謂之信可也若乃以崇德爲屈此屈字便覺說得牽強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此漢書楚元王傳中穆生述易大傳以告申生白公者經本漏凶字故朱子引漢書證之明其當有此字也統論知幾大指似尤以避凶之意爲重若單出吉字則是有吉機無凶機君子見幾而作二句亦賸語矣此必一時傳寫脫誤而後人沿習不覺耳○上交下交卽穆生等仕楚一節亦可觀其大

匏瓜錄

卷之一

五

懷永堂

概當時兩王之禮賢與三人之去就瀆與不瀆諂與不諂孰吉孰凶其幾未嘗不先動穆生見之而決去申白不見而勉留卒之穆生安處初服而申生白公受辱胥靡吉凶于是大著矣嗟乎若穆生者庶幾知微君子哉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與字與下文重當依陸氏釋文本及東萊呂氏音訓所定作興字則旣不重複又興應韻叶

輯合十八爻

元儒吳幼清氏以上繫第八章釋卦爻者六節又大有上九一節暨下繫第五章十一節凡十八節依經卦先後敘爲一篇合于乾坤文言而爲之說曰昔者夫子旣釋乾坤二卦其

餘六十二卦三百七十二爻之辭不能盡釋故上經釋九爻下經釋九爻以發其例而他爻可以類推是爲文言傳後人以所釋乾坤二卦之辭附入本卦于是所釋上下經十六卦爻辭十八節不能成篇遂散入繫辭傳離爲三處顛倒紊亂特甚又如釋乾坤上九爻辭一節既附乾文言而傳中又復重出此卽散亂之明驗也故今輯合云云愚按吳氏之言頗亦有見蓋孔子說十八章章法皆同或先經以起義或後經以盡意雖未必盡爲一時之言然當時記載簡編必相聯屬今本離而爲三而釋乾上九爻尙重出雜于十八節中明爲後人紊亂無可疑者吳氏輯而合之當矣但欲盡如其說附入文言通爲一傳此則不可何也文言成書也于六十四卦

瓠瓜錄

卷之一

至 懷永堂

獨釋乾坤而乾又倍詳于坤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其他十六卦十八爻之辭蓋亦意所偶及理隨而見因以指示學易者非有心于立例也若曰夫子既釋乾坤其餘不能盡釋故上下經皆斷取九爻釋之以發其例是乃後儒著書立言之事用意安排而爲之者非復聖人化工肖物之氣象矣愚故不敢盡從吳說第總彙十八節定爲一章仍屬繫辭傳之後讀者既得推類並觀又與文言不相淆雜亦折衷之義也

九卦章

語類云觀章首作易者其有憂患句便知此章是處憂患之道聖人偶然見得這幾卦有這箇道理便就這裏說出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又云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

頭不是安排來偶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少說一卦也不妨今人便要求道如何不說八卦又如何不說十卦拘泥象數就從九卦起義不知聖人視易如行雲流水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愚謂朱子發明聖人說易之妙可謂曲盡然疑其說頗似過高者夫子不曰假我數年以學易乎子于是書非止居而安其序樂而玩其辭已也作易者明于憂患學易者熟察處憂患之道無踰九卦故別出言之又再三申析以詔告後來此卽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若曰偶然見得道理只在口頭則是聖人于此初無正義無定理不過泛泛舉似幾與釋子所謂信手拈來方便指示者相類矣且愚嘗反覆全經參考九卦前後欲別取一卦以更易其一

匏瓜錄

卷之一

五 懷永堂

而必不可得可見開陳九卦本旨與泛釋十八爻義不同雖未嘗用意安排而自有從容適中者安得因不可典要一言而以聖人精詳之旨付之顛預恍惚之中也愚故曰語類所記有疑于過高者

參天兩地而倚數

耿南仲曰參天則天一天三天五總而爲九兩地則地二地四合而爲六方其揲著七九八六皆以爲用及其成卦舍七而取九舍八而取六倚于一偏是爲倚數此亦可備一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一節聖人之作易也旣列之以三又重之以六者何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順之奈何是故仰觀于天而得天道之陰陽俯察

于地而得地道之柔剛中參于人而得人道之仁義三才之道合之凡有六焉此皆性命之理也易之六畫則上二畫象天之陰陽中二畫象人之仁義下二畫象地之柔剛兼三才而兩之所以順性命之理也設使易非六畫無論不能成卦亦何以昭合三才之道而無缺乎卦既成位既定則陰陽于是乎分剛柔于是乎用矣陰陽不能獨運剛柔不能獨居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凡此皆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六位成章又從六畫成卦中看出此意

分陰分陽三句

上文以陰陽爲天之道此陰陽二字則總言六位也上文以柔剛爲地之道此柔剛二字則總言六畫也位無質故以陰陽名之畫有質故以柔剛名之位之陰陽相間則分布一定畫之柔剛不同則迭爲用以居于六位之中而不一定也故六位之中或用柔畫居之或用剛畫居之錯雜而成文章也吳幼清云

神也者妙萬物一章

本義云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上章二字殊未分曉不知指帝出乎震一節爲上章耶抑兼指雷以動之一節爲上章耶語類又載朱子說云自神也者以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卦位蓋自震巽離以至于兌坎艮此皆後天之序所謂前一段也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此又伏羲卦位所謂後一段也若

然則上章兩字蓋通指四五章而言也又問云恐夫子之意以爲義文所定方位不同若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也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朱子曰如是則其歸卻主在伏羲上然恁地說也好此答意又不分曉竊疑第六章乃總結前數章卦位之說而以成物之功歸之也先天後天卦位雖不同而其功則同何也雷能動物風能撓物火能燥物澤能說物水能潤物艮能終物始物此皆以神用非以形用者也故先提神也者妙萬物一句爲句以形用則爲東西南北所拘以神用則其在南北者猶之在東西也在四維猶其在四正也神妙萬物曾何不同之有神无方而易无體此之謂也○萬物資始于乾資生于坤不有六子則其變化有窮何以能成萬物乎雖六子之神皆乾坤之神然其法象昭昭自有不可掩者去乾坤而專言六子其意或在于是詳味故字與然後字語氣可見

匏瓜錄

卷之一

癸

懷永堂

巽爲木爲風

此必傳寫有誤蓋風者巽之本象而木其旁取者前此風雷相薄風以散之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並未有言木者大象澤滅木地中生木木上有水木上有火山上有木皆因卦生義擬諸形容乾文言所謂旁通情非正解也此當云巽爲風爲

木云云

荀九家

漢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說至後漢荀爽又有集九家易解十卷本義載荀九家有爲某爲某云者蓋指荀爽所集九家而言也吾少時讀易不解荀九家三字從人質問相顧愕然後讀蔡虛齋蒙引始識所謂又見文中子有云九師興而易道微註九師卽九家也乃知蒙引所載本此夫專經之陋昔人所譏若專經而復不盡解其陋抑又甚矣

序卦傳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于易乎程子作易傳先引序卦傳辭分置各卦之下而後及經解伊川親筆如此則序卦傳似必不可廢矣然遺書中所載程子語又曰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何其與易傳相背戾也及朱子答孫和則曰易序卦亦書小序之類若便斷爲孔子書恐無是理合三先生之說而考之讀斯傳者必知所處矣

匏瓜錄

卷之一

五

懷永堂

序卦之說不待深求卽如夏之連山商之歸藏一則首艮一則首坤彼其次第必有與周易大相懸絕者豈可以彼爲定理而遂謂周易之序可廢耶又豈可以用周易序次親出文周先聖後聖所不能易而遂謂連山歸藏爲傳會耶卽此觀之亦可見序卦先後三代相變其道屢遷難爲執一之說矣未濟男之窮也

宋史譙定傳云程頤父珦守廣漢頤與兄顥侍行進成都見

籬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籬桶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答曰三陽失位二程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愚嘗因是思之古賢哲之用心虛己受人求善無厭不憚下問不遺芻蕘一語當意惓惓不能釋于懷無足怪者且三陽失位之義聞之成都隱者伊川親載易傳必非風聞而無據也獨計伊川之時所稱善易者孰若邵先生堯夫伊川與邵同里巷居洛三十年歲時相過從又非漫不相得者伊川嘗柬張子厚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可試來聽他說看則先天後天之學又伊川之所熟聞者乃伊川平生議論未嘗言及堯夫之善易其作易傳亦未嘗節取堯夫之說抑又何也成都隱者一言之善則識之不忘乃若內聖外王之學如堯夫反無一言可取耶或以邵子之書自有知者伊川可無用表章耶

匏瓜錄

卷之一

卒

廣永堂

0776B

